

一湾海峡情谊水，两岸学子书作舟。
在这里，我们与台湾学子相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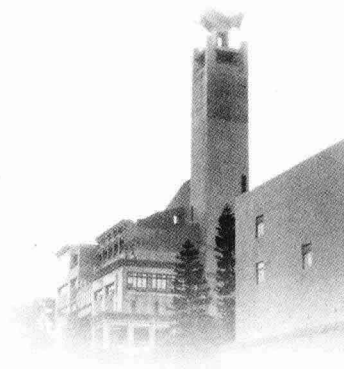
游学

YOUXUE ZAITAIWAN

在台湾

◎ 王英达 著





游学

YOUXUE ZAITAIWAN

在台湾

◎ 王英达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学在台湾 / 王英达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308-10210-0

I. ①游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4031 号

游学在台湾

王英达 著

责任编辑 王大根 蒋保纬

封面设计 刘依群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8.5

插 页 4

字 数 110 千

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0210-0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88925591

目 录

垦丁的海(自序) / 1

第一篇 学 业

在你没有常识之前,不需要提问 / 9

在台湾听讲座 / 18

我们的写作课 / 26

台湾学校里为什么没人背书 / 32

作业! 作业! / 38

第二篇 生活与梦想

去台北追星 / 45

饮食男女 / 55

西门町 / 68

第三篇 走遍台湾

老街 / 73

阳明山 / 80

台南的寺庙 / 84

台湾生活札记 / 96

第四篇 两岸情

荣民 / 109

望乡人 / 116

和平的衣钵 / 124

遥远的城(后记) / 130



垦丁的海(自序)

2011年,我19岁。走到人生的这个路口,抬起头环顾四周,突然感觉寂然了很多。当年的朋友们一一着手自己的计划,每个人都卷起行囊,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,在茫茫栈道间匆匆行走。十九二十的年纪,终于淡漠了年少的鼓噪不安,沉淀出了些许成熟,当年青涩而激越的故事,满枝桠绿意盎然的年华,如今却凝成某块心结,黯在心里,寂静守护,不复滔滔不绝的言说。最后的青葱流年,窝进角落里的陈年老窖,隐隐暖着,而把剩下的时间全部交付于野心与激情,一刻不停歇追赶未来的脚步。想想,可能是我们自己变了,也许是我们聆听的、崇拜的那些人变了。某一刻,我发现大家都已经不会再回头,而是执着于脚下的路。有人神色匆忙,好像在追赶什么,仿佛一停下来,就再也追不上了。

这年秋,我来到了台湾。当我们最后挣扎着逃出最终的懵懂时,我像度了一个长长的、温

暖的假期。漫长的亚热带纪年过去后，寒冷的春季来临时，我将站立在 20 岁的北纬线上，撒腿往前奔跑。

这一年，《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喧嚣了台湾和大陆，所有的男生都开始怀念自己当年的梦中情人“沈佳宜”。这一年，突然间大陆的朋友们都向我问起《我可能不会爱上你》。在外旅行难以成眠的时候，我便打开电视，看他们也在学生年代的回忆中迈入 30。这一年，在诚品书店闲逛的我，看到台湾的畅销书架上，也一径摆开了大陆的畅销书《倾世皇妃》。这年秋，我满怀着憧憬来到了台湾，作为一名学期交换生，我渴望汲取台湾全部的文化知识，了解台湾全部的风土人情。胃口不免有些大。可是看到校车上五六十个交换生的面孔，也都是那么雄心勃勃。

有雄心是件好事。如果让我在 2011 年春许一个最宏伟的愿望，我也不会想到半年后我会站在台湾的土地上，面朝台湾海峡，沉默微笑。

每个人对于台湾都有不同的理解。如果你问台湾当地人，来到台湾要去哪儿呀？你也会获得不一样的解答。有人会告诉你，来台湾就是来看看大陆未来二十年的状况的，观察机遇，寻求走向。也有另外的人会告诉你，来台湾，要去台湾南部看看，南部才是真正的台湾。

台湾北部，算是繁华的大型都市台北市的辐射地了，半个台湾岛都是台北的城郊，高楼雄踞。在 101 的顶端俯视芸芸众生，漫步西门町，在新光三越凝视美丽的奢侈品，去台北小巨蛋听各种演唱会，这自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现在台湾与大陆联系越来越紧密，只是来到台湾，只是这一趟走过确实很不够的。

要我说，真的要去台湾南部走一走。台湾南部住着土著台湾人，他们没有被剧烈的城市化湮没，过着乡土生活，民俗民情都被淳朴地保留了下来。交通可能有些不便，可是却也没有过度开发，自然环境依旧优美完好。



事实上，我对台湾南部的第一个印象来自于大海。垦丁的大海。

台湾寄居在一个小岛上，与海有特殊的联结关系。我常年生活在北方城市，与海隔得远，更没有见过亚热带缤纷的海。这一次去垦丁，为了去看海，也果真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海。

台湾北部的海与南部的海也并不一样。北部的海平淡无味，南部的海多姿多情。北部的海不过是汹涌的灰蓝色，远处朦朦胧胧，像是在雾中一般不清晰。可是南部的海如南方的女子，眼波一转，便柔情万千，色彩重重叠叠，深邃妩媚，一颦一笑，又像是要满溢出来，一直溢到人心里去。

从猫鼻头望过去，台湾海峡碧蓝清澈，寂静无声。西部的海碧水盈盈，一望无际，海底五色的珊瑚礁将海水折出粼粼的亮丽色彩，浅处还可以看出细白柔软的海底沙滩。近海礁石非常多，船不便行，于是我们浮潜过去。一路浮潜，一路看着海底悠游的鱼儿，或者急速地从眼前掠过一群，或者在阳光直射的礁石上闪着亮丽的色彩，或者只是不紧不慢地从我们前方游过，无视我们的存在。水又清又蓝，在海上漂浮，看到渐渐升起的太阳，和蔚蓝蔚蓝的海水，雪白雪白的浪花，上下翻滚的海浪。那是另一个世界——海的世界。

在台湾最南端的海岸线上，站在栈道上，海边的世界一览无余，栈道下连绵的礁石，礁石上绿色的青苔，远处涨退的潮水。透底蓝的夏天，阳光刺眼地照射了下来，每一寸皮肤，每一寸土地，都婉转地生出了最美的色彩。

这是西部的海。

东部又真是另一番模样。垦丁细长，只是绕道另一边，还未看到太平洋，已觉察激烈的风，整个人的边边角角都被吹了起来。靠近了观看，才看到汹涌的太平洋。在这里，人显得太脆弱。太平洋一刻不停息，海面上永远没有风平浪静的一刻，却如同鱼鳞般处处

刮出风波，海浪不停翻腾，远远望去，海面上处处是白色的浪花。没有沙的地方还好些，龙盘公园风大草荒，粗硬低伏着，高高的崩崖地形屹立出格外一种气势，在远处俯视，太平洋恒久深远，像是没有日月星转。有沙的地方，像是风吹沙，风刮着沙子往人身上打，像在枪林弹雨中淋了一场沙，浑身疼痛不已。风急速旋转，云急速翻腾。

就是这样的坚强有力，飓风般的摧毁力。人若有这样的坚强意志，那就不怕什么了。

我们来到垦丁，是先从高雄坐的接驳车。台湾南部公共交通不便，多依赖私家交通和接驳车。我们同行共九人，在日落后到齐，便坐上接驳车前往垦丁。从高雄往垦丁要近三个小时了，在路上，大家都十分疲惫，一上车都倒了过去。

刚睡过去不久，就被热心的司机叔叔叫醒。他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我们下车去看台湾海峡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夜幕中的海，而且终生难忘。

夜之大海，青墨无鸟。我看到通体的黑，直到看到远处一闪一闪的信号灯，海天得以痛苦地分别。满心的激动，冲着大海声嘶力竭地呼喊，而后坚决沉默。我想起了泰坦尼克号。在一个平静的夜晚，无边无际的星空，无边无际的海水，没有人来救你。看上去，这里如陆地一般平坦一般蔚蓝，没人想着你的坠落，只有想你会航行，向着星星航行，向着夜晚航行，向着无边无垠航行。落蓬的黑暗，在前方隐逝。

这也是我想做的。

我们都是这样的船，意气风发地起航，在杳无边际的大洋上，一只只孤傲的船斩风破浪高速前进。

若此时天边一轮满月，我就可以望清楚这黑暗中的海上，到底是波涛暗涌，还是依旧平静。可是没有必要，因为我们只有航行。在黑暗中我望着一望无际的海，和一望无际的夜色，黑暗掩藏住了



那份躁动不安、波涛汹涌，和暗礁低沉的窃喜。我唯一可以听到的，是高速前进的引擎的声音。

我可以想象，天色转黑之时，青色的天空就要沉在这样的黑暗中，处处是海，隐没的海，再高的楼也抵不住这样的寂寞。人不在这里，没有几处灯光，没有什么人为你照亮，你是世间踽踽独行之人，与其他所有人一样。若你要奔向自己的向往之地，那首先要穿过荒漠的大海，无人注视，无人驻足，你蹲下坐下躺下，云彩越走越急。

每个人都热爱谈论梦想，人这一辈子总是要追求什么。台湾著名导演魏德圣说过：“人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可以拿来说嘴的事。”我们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，去坚持交付梦想，坚持行进。在某一刻，我们需要的就只是坚持，不顾在这样的海上，是有多么寂寞。

2008年，在台湾有一部电影，叫做《海角七号》，就是在垦丁的恒春镇拍摄的。至今，在垦丁仍保留着当年的拍摄场地，阿嘉之家。人们来到垦丁，也会到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来。这部电影，就出自魏德圣之手。

魏德圣尤其热爱不同文化在台湾历史上的碰撞，他总是带着敏锐的眼光观察台湾的历史与现在。2011年，他又拍摄了一部史诗性的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讲述了一次血祭祖灵的屠杀，史称“雾社事件”。台湾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被割给日本，日本人进驻台湾，在台湾进行资源掠夺与现代文明的建设，台湾原住民的人生从此改变。这一部电影分为上下两集，又一次轰动了台湾的影坛。

魏德圣的电影，都直击台湾人的内心。2008年，台湾掀起了《海角七号》热，这是一部反映台湾当地面貌的电影。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台北追逐梦想受挫，回到家乡成为一名邮差，与年轻的日本女孩相爱，并重新组建了一个乐队的故事。他阴差阳错地收到了几十年前寄给日本女孩的邮件，引发了一个追寻的故事。大陆人对《海角七号》反应冷淡，不是因为拍得不好，是因为我们不能懂

那个年代那些故事。而我刚到台湾，参加社团时，便听社团同学对我讲述《海角七号》对于台湾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那个年代，年轻人心怀梦想到大城市闯荡不成，沮丧地回到家乡，这好像也是一个时代特征。可是他在家乡又办起了乐队，他还是没有放弃。

这是一个梦想与爱的故事。大家说。

垦丁的海，就容易让人这样想起梦想与爱的故事。

某一天突然爱上了苏打绿乐团的歌。反复听，才听出他的用心。

尊严，多么的迂回

人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

多么的纯粹

让我明知危险就往那里追

我们热爱诉说梦想，我们坚持用心，明知危险却偏偏就往那里追。不怕坠落，不怕暗礁。

我想我不会忘记垦丁的海，正如我不会忘记我的梦想。

因为它一直在那里航行，并将一直航行。

第一篇 |

学 业





在你没有常识之前， 不需要提问

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这一名句出自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。1931年12月2日，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“大师论”。在民国那个历史激荡的时刻，风雨飘摇，争扰纷纷，可是唯独学术如此活跃，至今我们所感叹敬仰的大师们，许多都来自于那个年代。梅贻琦爱才，不输于曹操，他千方百计招揽贤才，如培养华罗庚，保持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的友谊，在西南联大期间为学校请来了不少国内外知名人士访问、演讲等，成功保持了学校里自由独立的风气。有他一件轶事：在他做校长之前，“清华”学生运动高涨，赶校长、赶教授是家常便饭，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。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，梅说：“大家倒这个，倒那个，就没有人愿意倒霉（梅）！”

清华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，始建于1911年。在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中国赔偿给西方国家大量赔款，史称“庚子赔款”，其中美国得到的部分，在时人的鼓励下，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。其余的部分，于1924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决议，在中国成立了“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”，其中相当部分以奖学金形式提供给清华大学。梅贻琦到任10年，在他和众多师生的努力下，清华大学一举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。梅贻琦在1955年来到台湾，利用上述“清华基金”的款项，筹办了“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”，后来演变成了台湾新竹“清华大学”。

梅贻琦，字月涵，清华人至今仍感激梅贻琦为清华做出的卓越贡献，台湾“清华大学”一直遵循着梅贻琦治学的风气，并以他之字命名，举办一年一度的“月涵文学奖”，梅贻琦纪念奖章也是至今新竹“清华大学”毕业生的最高荣誉。

梅贻琦所奠定的大师基础，一直被历任台湾“清华大学”校长所传承。现任新竹“清华大学”校长陈力俊也常常请来各路名人，既有讲座，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。自然，学校里的老师也是一流的老师，他们所具有的教授风范，果真非同一般。各有风格，上课特色各不相同。

我今天想说的这位老师，我认为也算是大师一名了。我知道我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，不仅是专业基础知识，也是治学态度和风格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茫茫心闲的时刻，突然有一个警钟提醒你，什么是重要的。在你没有常识之前，不需要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很多人来到台湾交换，都能刷个分回去。并不一定特意为了刷个分回去，只是看见他们的样子，好像觉得在台湾提高绩点容易些。是因为学校对交换生要求低吗？还是因为台湾学校太多，层次不一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确实有这样的现象。可是一个学期过去，我却觉得，台湾老师要求并不低，尤其是今天要说的这位老师。

周四下午有一门《文心雕龙》，我跟另一名大陆同学一起修的。



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，这次两个人相依为命了。这门授课老师姓朱，名晓海，是专门研究南朝文化的教授。他已经六十出头，头格外大，神采奕奕，活力四射，他常常面带微笑，就是骂人也是嘴角上扬的。他算是我见过的，十分有性格的一名教授了。

朱老师上课十分有热情，他坐在讲台前授课，不需要休息，可以从头到尾一直讲下去，从来不间断。他的课是下午三点二十开始，理论上是六点半结束。在他第一节上课的时候，他便说：“我上课有个习惯，我不会下课，很可能会拖堂。你要是有事，自己提前走就行了，要方便自己出去。”

不下课？

嗯。这确实是件奇事了。

虽然以前也有老师两节连堂，或者三节连堂只休息一次。但是谁都知道这样下来很累，而学生也一般很难接受，下面即使没有睡倒一片，也会心不在焉，神游远方了。可是这个老师居然全然不在意！

接着他对我们声明：“上我的课，你可以吃东西，可以睡觉，可以不听课做你自己的事情，也可以不来，只要来考试就行。我不会计算你的出勤率，学期成绩期中期末考试各占百分之五十。不过我敢保证，你不来听课就答不出考卷来；当然你只要是天才，不用上课也会回答的话，你完全可以不来。只是我就一个要求：不能交头接耳。有什么问题，如果你没听清楚，就直接问我。”

我没有搞错吗？这个老师对于同学们的反应可以不在乎？他不在乎你早到晚到或者不到，他不在乎你上课吃东西喝水看小说睡觉？

下面没有一个嘘声。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个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厉，考试题目也难，选择他课的学生也都是像他这样认真严谨的学生。有一名同学甚至在考卷发下来



后对着题目和答案,跟助教讨论了四十分钟。我心里嘀咕着,这人也太钻牛角尖了。

接下来,他就开始讲课了。

他果然全心全意扑到讲课当中,而且果真拖堂,拖到一个小时之后也是有的。他上课总是二百分钟、二百一十分钟、二百二十分钟的下来,中途甚至很少离开自己的讲台。渴了就喝水,饿了就吃东西,常常一直讲到五点半之后就饿了,拿出自己备好的小零食吃了起来,边吃也不耽误讲课。他上课吃东西,我不但没有觉得很反感,反而又多了分亲切。我一开始还留意过他吃的都是什么,也无非是些旺旺雪饼、粟米酥(或者黑米棒,具体什么忘了)、巧克力、小饼干之类的。上他的课分外累,每一天下课都饿得如狼似虎,见到吃的就扑过去。

朱老师上课不是讲课,而是骂课。以他的理念,你只需要听我讲,我讲的都是专业知识。他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来自于日常生活,而且表现在最开始、最细致的地方,包括每一个字的来源,每一个典故的渊源。他常常想起来就气得跳起来大骂,骂现在人不会做学问,啰啰嗦嗦一大篇说不到重点上,还动不动就搞“苟异”,基础知识都不牢固,还想着推陈出新,要死。他看到我们忙着低头记笔记也骂,双眼一瞪,眉角飞扬,大喝一声:“你别光记下来,你应该记到脑子里!”或者神情激愤,遇到一个文字,马上跳起来,拿起粉笔就往黑板上板书,完了给我们讲这个字的来源,然后高声说:“记记记,你们该记的是这个!追根溯源,这个是怎么来的,为什么会是这样。”

不仅骂现代人,老师和学生等等,还骂他自己的研究对象。他从上第一节课开始,就表现出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,他从来不过分吹捧自己的研究对象。应该说,他从第一节课开始,就在不停地骂《文心雕龙》和刘勰。

在这里,简单介绍一下《文心雕龙》。